



## 个人史

那些年  
流行的“时装”

□刘蓬莱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如果谁穿一件灯芯绒衣服,那是很洋盘的,大家都眼红地看着你,因为“有钱人是不同,身上穿的是灯芯绒”。

那个时候没有时装店,也基本上没有现成的衣服裤子卖,到百货公司、供销社买布还得用布票,把布买回来再找缝纫店去量尺寸定做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制、全球限量版。在缝纫店做衣服得排队,尤其是过年的时候,还得托人走后门,尽量插队(也就是夹塞),争取在年前穿上新衣服。更多的时候是把布买回来,由奶奶外婆自己做,虽然样式可能不太好看,但穿上奶奶外婆做的新衣服还是很洋盘的。过年前新棉袄做好了,穿吧,过年还有好几天;不穿吧,这天也确实太冷了。再看看娃娃们眼巴巴的样子,当妈的于心不忍,将新棉袄穿上,外面再套一件旧衣服,千叮咛万嘱咐,不要把新棉袄搞脏了。那个年代,给娃娃做新衣服总要做大点,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穿新衣服很高兴,但新棉袄外面的旧衣服短了一截,新棉袄总要露出来,被别的小伙伴看见,于是跟在后面攀比,“快看县领导,县(现)一级的领导”。

新衣服不是随时都有的,稍微长大一点上了初中,男孩子最爱的“时装”就是父亲的工作服了。在那个年代,物资虽然很紧张,但无论是工厂企业还是服务业的职工,总要发一件或一套工作服。最早是三年或五年时间以旧换新,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再发旧工作服了,当父亲的舍不得穿新的,就给儿子穿,没想到儿子不领情,偏偏要穿半新不旧的。为什么呢?虽说穿上这件工作服不亚于今天穿一件限量版的时装,但有的工作服上的“某某劳保”几个字又不是很爽,于是就用刀子去刮,弄巧成拙,字没有刮掉,衣服却刮毛了,当爸的心里更是不爽,顺手赏几个“板栗子”。

一段时间时兴小脚裤子,不管男孩姑娘穿一条小脚裤,还提得高高的,为啥?为了把里面那条蓝色或者红色的棉毛裤露一截出来。那个时候,一般在秋天是没有秋衣秋裤的,冷了只有两条裤子重起穿,有一条或者两条红色或蓝色的春秋裤(也就是棉毛裤),是了不得的事情,不显一下子对不起这条裤子。学校开运动会,代表班里当旗手的往往是有棉毛裤的人,穿一身这样的运动服(严格来说只是棉毛裤)走在队伍前头,又港又筋蹦。有人酸酸地冒二话,班主任却理直气壮地打气,筋不蹦咋跑得动,筋不蹦铅球咋甩得出去。

没有棉毛裤没有毛裤,还是有办法的。当父母的把发的劳保线手套攒下来,凑够六七副的时候,当女儿的就把线手套拆开,织成线裤,老爸穿在身上暖在心里,在外人面前时不时地提一提裤子,显一显线裤,自言自语地说,这是我女儿织的裤子。一段时间里,“的确良”衬衣穿在身上很是洋气,又挺又舒展,全城也没得几个人穿得起,于是有人就把一种进口的尿素口袋染成草绿色,做成衬衫,真的能以假乱真,时髦得很。

## 60年前的结婚证书

□文/图 邱云辉



不久前,母亲将一盒春节期间收拾出来的老物件交给我,里面有几张粮票、布票,还有我小学的毕业证,初、高中时的学生证、团员证、借书证,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张父母的结婚证。

父母结婚60年,母亲一直将当年的结婚证锁在一张老掉牙的写字台抽屉里,从不轻易打开,更不会拿出来示人。看到我好奇地打开结婚证,母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“我和你爸的结婚证就交给你保管,千万别弄丢了!这可是我们一辈子的见证。”

从母亲手中接过的婚书宛如价值连城的传家宝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两张奖状大小的证书,结婚证颁发于1962年,喜庆的大红底色,周边装饰着简单而考究的图案和花卉,“互助互爱”四个字的底纹上,是准予父母结婚的证词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霜,穿越漫长光阴的结婚证,早已泛黄发旧,失去了昔日的光华,多了父母休戚与共的印迹。

犹记得25年前,父亲重病缠身,医生也感觉回天乏术,年近花甲的母亲衣不解带日夜守护在父亲病床前,直至父亲病情稳定出院。父亲在家养病期间,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的母亲遍寻偏方,不顾体弱多病亲自上山采药。为了增强父亲的免疫力,不会做饭的母亲,从学起每天将花样为父亲熬煮营养餐。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,父亲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。

而今,父母都已80多岁的耄耋老人,母亲将承载着她和父亲相濡以沫的结婚证书传承给我。在她的心里,结婚证早已不再是一张薄薄的纸片,而是她与父亲甘苦与共的见证者与记录者,是他们白头到老的爱情证明。

我想,在每一个人的心里,大概都有这样的旧物,它们就像停泊在岁月深处的小舟,满载着遥远而温馨的记忆。

我的书柜里收藏了很多旧书。每年底,我都会彻底清理打扫一次书房,虽然新书很多,但是我最珍惜的还是一纸箱跟随我近40年的人小书,它们是我贫瘠童年最幸福的回忆。每每翻看这些巴掌大小的连环画,我依然会满心欢喜,好似与多年的老友重逢,让我重回青涩懵懂的旧时光。

旧证、旧书、旧物件仿佛是叩开记忆之门的通行证,让我们在渐行渐远的人生旅途中,聆听岁月悠长的回音,重温往昔厚重的情愫。

中国酿酒业的「活化石」  
天益老号

□文/图 彭忠富

在绵竹城西的朱家巷,我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。这是一条两三百米长的普通小巷,一头连着剑南春酒厂一区,一头连着诸葛双忠祠。每天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巷子里经过,时不时传来一两声收破烂的吆喝声,你会觉得这里跟县城的其他地方没啥区别。不过,当外地人来做游玩,他们很快就会猛吸两下鼻子,满脸疑惑地向你问道:“奇怪,这里怎么有酒糟味?”

“这里距剑南春酒厂的酿酒车间不远,能闻到酒糟味很正常。”我们通常会向前方一指,然后漫不经心地回答。其实,长期住在这里,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作为以生产剑南春而闻名的绵竹城西片区,如果没有一点酒糟味,那才是一件怪事。这些熟悉的味道,在绵竹的这片土地上已经延续了数千年,一代又一代的绵竹人就在这醇香味的熏陶下开枝散叶。譬如我脚下的朱家巷,细究起来就大有名头。众所周知,在酿酒作坊称雄的清代,绵竹活跃着朱、杨、白、赵等酿酒作坊。朱家巷的得名就跟朱家作坊有关,当然在此附近也有白家巷、赵家巷等。如今,虽然好多酿酒作坊都消失了,但这些地名仍然见证着绵竹酿酒业曾经的辉煌。

明清初,由于战乱和瘟疫的影响,四川地区人口锐减,绵竹也不例外,湖广填四川由此拉开帷幕。清代康熙年间,来自陕西三原的烤酒匠朱煜见绵竹水好,又出稻米、玉米、糯米、小麦等粮食,西山还有煤炭,遂举家前来绵竹定居并开办烤酒作坊。同时,他们带来了陕西的踩曲法。所谓踩曲,即每年三伏天,将小麦、大麦按比例混合磨成粗粉,在锅内渗清水和匀,放入曲匣踩紧如条砖状,取出置于谷壳上翻晾,干后用纸封固在放仓内,经月可用。曲的质量以菊花纹为上。从此,绵竹酒的酒体中就融入了

从广汉市区武昌路款步入房湖公园,穿过紫藤架,往左边走,一座巍峨的三层宝塔映入眼帘,这就是广汉市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字库塔,由广汉市人民政府于1990年7月12日公布,并立碑刻。

广汉字库塔建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。砖石结构,三级阁楼式,六角攒尖,筒瓦顶,造型如塔,通高14米,库基为正六边形须弥座,为梵字藏经之所。

过去,民间流传一种说法,糟蹋字纸会生疮害病、瞎眼睛,不惜要受惩罚并殃及子孙后代。故大凡用过的字纸或废弃书籍,都要统一收集起来,放到一个地方集中焚化,以此表示“惜字如金”“敬天惜字”的心结。现在成都市武胜大街附近,还有一条街叫“惜字街”。可见,尊重知识、爱护书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

我们走近字库塔,登上三级阶梯观赏。第一层楼,拱门上有阴刻“字库”二字,镶嵌于额上,正宗楷书,黑底白字。透过字库门,往里细看,黑黢黢的纸灰、杂色纸片,还有燃烧未尽的香蜡纸;能嗅到一股股烟熏味混合着油墨味,冥冥中仿佛氤氲着书卷气息——估计是人们祭祀还愿留下的痕迹。

字库塔每层楼的六角攒尖上,都悬挂着



酿酒窖池。



剑南春工人正在酿酒。

北方酒曲的因素,从而丰富了绵竹酒的酿造工艺。朱家酿制绵竹大曲迅速发家致富后,其他的陕西商人见贤思齐,也纷纷在绵竹城西开办前店后厂的作坊。

朱杨白赵等酿酒作坊抱团成片发展后,一时间绵竹酒业兴盛,带动了跟酿酒有关的粮食、煤炭、酒店、运输、钱庄等上下游行业的人才。“山程水路货争呼,坐贾行商日夜图。济济真如绵竹茂,芳名不愧小成都”,一个商贸繁荣、百业兴旺的绵竹县城被时人津津乐道。光绪年间,朱氏酿酒作坊传至后人朱天益手中,他已是剑南春传统酿酒技艺的第五代传人。与之前时期的还有杨映和,经过长期实践固定了五粮的配比,为稳定酒的质量和口味,首创勾兑技术,为绵竹大曲称雄四川立下汗马功劳。朱天益将祖传酿酒作坊改称为“天益老号”,当时酿出的大曲被称为“神仙酒”,绵竹酿酒业更

铜铃。当大风吹来时,铃声叮当,清脆悦耳,好似学校的上课铃声,召唤孺子读诗诵经,妙不可言。字库塔第一层的六个侧面,有石刻装饰画六幅,两两对应,可分为三组。其内容有:体现敬天畏神灵的“祭祀供品”“祥瑞瑞气”“花开富贵”;反映“学而优则仕”理念的“马上封侯”;展示文人墨客日常生活情趣的“文房四宝”“琴棋书画”“斗茶器具”。还有缠枝花瓶,祥云缥缈,仙气暗流。整个字库塔雕刻工艺十分精湛,线条流畅圆润,阴阳搭配和谐,动物栩栩如生,静物规范逼真。

字库塔左右门柱前有石刻雄狮各一尊,雄狮脚踏绣球一只,霸气十足。常见的镇宅狮子都是以雌雄一对为規制,即左边居雄狮,脚踏绣球,威风凛凛;右边居雌狮,脚踏幼仔,母爱深深。六棱柱边上分别雕刻着六尊弥勒佛坐像,大肚凸起,盘脚稳坐,笑容可掬。雄狮和弥勒佛共同守护,让字库塔更加庄严肃穆,神圣不可侵犯。同时又像是在告诉人们,儒释道三家合一,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海纳百川,包容无限。

广汉字库塔设计精妙,造型独特,反映出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崇拜,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。

## 广汉字库塔

□曹天成

